

懷念周綸閣（鴻經）師

李新民

綸閣師於民國四十六年五月七日在美逝世，迄今已十八年了。多次想執筆爲文紀念，總是百感交集，不知從何著筆。

最近重檢綸師生前寫給我的許多親筆函件，誦讀再三，低徊無已！其中一部份信札，可視爲中大校史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我覺得應該公諸於世，以存史實。這更促使我不計工拙，寫成此文。

（一）

傑出的經師不易得，人師更難求。綸師是我最敬佩的經師而兼人師。他生前對我的教誨、關懷與扶助，我已無法報答深恩於萬一；而我在學術與事業兩方面均無成就，更有負他生前對我的殷切期望。每念及此，內心的愧疚，實非言語所能形容。

從南京高等師範到中央大學，歷屆畢業校友中出任中大校長的，綸師是第二人。若論與中大的關係之密切，則歷任校長中以綸師爲最。他是在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接受中等教育的。因他在附中的成績爲全班之冠，免試直升大學——當時已改名爲東南大學。從民國廿六年對日抗戰時起至民國卅八年大陸淪陷時爲止，他一直在中大服務。（在這段期間，他曾去過印度，但那是帶職去從事研究的；他也曾擔任教育部高

等教育司司長，但任司長時仍在中大授課。他在中大負了不少的行政責任：他擔任過算學系主任、訓導長、教務長及校長。從南高附中學生而東南大學學生而中央大學校長，由此可知綸師與中大關係之密切，實非其他校長所可比擬。

我認識綸師是在對日抗戰開始時，那時他剛從英國回到中大擔任教授，而我則是算學系三年級學生，他教過我兩年。他的循循善誘的教學態度和流利的口才，使受教的學生無不敬佩萬分。我畢業以後，因為綸師的推薦，獲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補助，以研究助理名義在中大隨綸師研究。他任中大師範學院算學系主任時，我已改任助教。那時我除教一班「普通數學」課程外，並襄助綸師處理系務。從此我和他相處的時間更多，對於他的了解也更為深切。在抗戰期間，幾乎每天都要躲警報，生活的艱難，罄竹難書。綸師家中人口衆多，困苦尤甚。在這種情形下，綸師仍孜孜不倦的從事研究工作，並且時常有研究成果在國外著名的學術雜誌上發表。綸師除了在數學方面有高深的造詣外，使我驚異的是：他對於中國歷史的熟悉，對於國際情勢的明瞭，對於國家的服務熱忱以及對國事的精闢見解，遠非一般教授所可企及。

(一)

民國卅一年綸師推介我到國立師範學院任講師，當時的院長便是綸師就讀南高附中時的主任廖茂如（世承）先生。卅三年湖南戰事喫緊，綸師又舉薦我回中大任講師。我到達重慶不久，他便應印度著名的

Yata Institute 之聘，赴孟買去從事研究了。

綸師從印度回國後，應教育部朱部長驥先（家驊）之約，負責高等教育司。綸師自己的興趣是在數學研究，因感朱部長的知遇，祇得勉爲其難。那時抗戰剛勝利，高等教育司工作的繁劇與艱困，是我國自有教育部以來所未有。在此期間，除了編訂大專學校課程標準並策劃高等教育的改進等經常工作外，還須從事甄審和分發收復區大專學生以及協助後方各大學復員的安排。最感棘手的是處理川、滇、鄂、浙、京、滬諸地的學潮。當時的青年學生受匪諜的煽惑，千百成羣，包圍請願，蠻不講理。在每一場合，綸師挺身而出，曉以大義，最後終能說服學生，使其感動。記得某一國立學院爲了要求遷校到南京，全體學生和一部分教職員齊集教育部前請願。他們在教育部的牆壁上亂塗標語，高呼反動口號，時而扭秧歌舞，時而唱低級小調，以圖打擊教育部的威望。綸師不顧一切，挺身和他們見面。他們聲震雲霄的呼喊，要遷校到南京，請教育部立即答應。綸師屹立不動，正視不發一言，一直等到呼喊聲降低而漸趨寧靜時才開始講話：「你們都聽著：教育部已經決定：你們的學校不遷。」此時學生的騷亂更加劇烈，幾至不可收拾。等了一些時候，綸師又一次義正詞嚴的宣佈：「我再說一遍，你們的學校決不遷。」他們覺得無可如何，也祇得紛紛離開教育部，風波也就此平息。事後綸師對我說：「當時教育部同仁都擔心我會被毆打，爲我捏一把冷汗。其實我自己又何嘗未想到有被打的可能。但如果真的被打，他們會知道事態已嚴重，也不敢再鬧下去了。」像綸師這樣忠貞爲公，膽識過人的，在世上能找到幾人！

那時候不但學生鬧事，有些教授也推波助瀾。綸師經常要到各大學去處理風潮。有一次他出席浙江大學教授座談會。事先他已獲情報，一部份在浙大頗有名望的教授對政府不滿，要在這次座談會上給予綸師難堪與打擊。綸師在座談會中侃侃長談，他先把教授心中所想說的話全部講出，然後再坦白而誠懇的詳細分析政府的困難情形。講完之後，在浙大極有影響力的著名數學家蘇步青教授（好像當時是理學院院長）站起來說話：「我以前祇知道周先生在數學研究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今天恭聆高論以後，才知道周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行政人才。」座談會於是圓滿結束。在高教司司長任內，綸師經過了多少驚濤駭浪，可是每次都能履險如夷，實非偶然。

(三)

民國卅七年綸師當選為大專教員團體立法委員，他所得的選票遠超過當選所需票數的好幾倍。當時為綸師主持競選工作的江良規先生曾經很幽默的說：「我們的汗都白流了。即使中大沒有一個人選他，他在校外所得的票數還是超過當選所需的票數甚多。」由此可見綸師在教育界的聲望與人緣。

卅七年春綸師任中大教務長代行校務，是年秋真除校長。他接長中大後，立即辭去立法委員職。這一點也說明綸師的守法精神。

卅七年冬，徐蚌戰事惡化，大局益形動盪。這時候中大人心惶惶，許多教授主張遷校，但左傾份子極

力阻撓，並造謠生事。這時候綸師向教育部請示遷校與否，教育部無答覆；綸師祇有先作準備，派員分赴福州與台灣接洽遷校事宜。因時局變化得太快，遷校無法實現。在這段時間，綸師真是憂心如焚。我曾建議綸師：讓師母與師弟妹等到我的家鄉居住，由我和內人照料，這樣綸師可專心處理校務，綸師認為甚好。最初師母同意，後來她又不願赴湘。關於當時中大的情形以及綸師的心情，從我回湘後綸師寫給我的幾封親筆信中可以略窺一二——這是中大校史的第一手資料，現在摘要恭錄如下：

「……遭此國難，徒有熱忱，無補時艱……又以家室重累吾弟，繞室行走，百感交集！新聞尚未成立，學校遷移，教育部迄無指示。瞻望前途，殊為茫茫。刻下校中雖尚安定，人心不免惶惶。經既擔負責任，當竭力向妥善處籌劃辦理。雖有貴難，亦受而不辭。國事如斯，更無暇顧及個人之利害得失矣！」

（卅七年十二月廿日）

「……義城弟赴湘，本已決定令內人攜小兒輩隨行，往依吾弟。乃連日陰雨，內人對長途跋涉，忽感畏懼。急促間細扎行李，身體又感疲勞。加之聽同事內眷之言語，遂於臨行前夕，突不願走。經日日為校事煩心，不肯再為此事引起不快，未予勉強。有負吾弟與義城弟之熱忱……現已令彼等赴上海暫住……中大校事不易為。經半年來費盡精神，僅能維持現狀。近值非常時期，學校前途如何，殊難逆觀。如此重任，實非經之能力所能擔負

。頗思及時引退，仍從事教學。月中在朱部長任內，已上辭呈，未得批准。嗣聞有李蒸繼長教部之說，以為必可離去。不意近由陳雪屏以政務次長代理部務。經與陳氏尙熟，即使可以擺脫，恐亦須有長時間之掙扎……中大遷校與否，亦非三日兩日可決。近來校中同仁意見頗為紛歧，經日日應付，費盡心機，更無餘暇顧及家事……」（卅七年十二月卅一日）

「……在淮北戰事吃緊時，此間同仁主遷校者甚衆。教員學生疏散離京者在二分之一以上。嗣和平消息傳出，前綫戰事沉寂，留校同仁又倡不遷校之論調。經始終持重，未多作主張。月之廿一日召開校務會議，當議決：（一）以不遷校為原則。（二）圖書儀器文卷冊籍擇不急用者運到上海。員生不願留京者於安全地帶設疏散站以便退避。願留京者購備食糧燃料以供缺乏時食用。（三）仍照原定日期（二月七日）開學上課。（四）組織應變委員會。中大規模龐大，遷實不易。既難找如許房屋，而經費交通均不允許。決定不遷，則辦行政者減少責任。惟近來校中有作用者造謠，謂學校辦行政者主遷，擬製造糾紛，甚可惡耳。圖書等物能否遷至上海尚有問題，因戰事將近浦口，京滬路交通將來頗成問題。至於員生恐將有大部分不願留京。校中在福州已覓得可容千餘人之房屋，正派人前往修理，以備將來離京者前往居住。但能否在彼處上課則不可知。至二月七日在京開學，恐難成為事實也。兩月

來因校中同仁意見之分歧，經應付煞費精神……」

（卅八年一月廿三日）

當大陸局勢震撼危難的時期，以綸師責任心之強，支撐校務，艱苦可知。綸師在信中一再說到無暇顧及個人與家庭，其公忠體國的情操，躍然紙上。當他深深體念到『校事不易爲』『費盡精神，僅能維持現狀』，他顯然不以能維持現狀爲已足，便毅然請辭校長職務。雖請辭未准，其進退之處，表現了何等光明磊落的態度！關於當時遷校問題，以中大規模之大，真是千頭萬緒。教育部未有指示，校長個人何能多所主張。綸師將此問題提付校務會議討論，決議是「以不遷校爲原則」。但綸師仍有應變計劃，擬將學校文卷書籍先運上海，並已在福州覓妥可容千人居住的房屋，以便撤退師生遷住。關於接洽遷校至台灣的工作，是由郭量宇（廷以）教授負責在台進行。綸師與郭先生都曾談及，詳情已難記憶，現郭先生已在美逝世，至深悼惜！因大局急轉直下，以致遷校計劃無法實施。但綸師深謀遠慮，已盡了最大的心力；由此也可證明：中大的行政當局與多數教授是如何的忠於中華民國，如何的始終擁護國民政府！

（四）

綸師於卅八年四月廿五日（南京撤守之次日）隨中央研究院朱院長驥先由滬乘專機飛來台北，師母偕師弟妹等五人則於五月初由滬乘船來台。師弟廣亞與師妹廣歐未及出走，仍留南京。綸師抵台後，原擬在台大專心教學，因朱院長堅邀，勉任中研院總幹事，後又兼任該院數學研究所所長。綸師曾兩度赴粵，辦



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周綸閣師離台飛美時攝，此為綸閣師在國內最後留影。

理中研院遷台事宜，於毛共陷穗前一日離粵返台。當時該院僅有兩研究所遷台。初遷台時，歷史語言研究所暫設在楊梅的一個倉庫內；數學研究所則暫借台大二號館的半間房屋為所址。為了籌建中研院南港新址，綸師費了不少的心血。在綸師逝世的時侯，中研院除了原遷台的兩研究所以外，又增設了六個研究所，南港的新址也已有相當的規模。對於中研院的播遷與以後的擴充種種工作，綸師的功勞實在很大。

(五)

在國立師範學院被共軍佔據的那天清晨，我携眷由衡陽乘車赴桂，當時粵漢鐵路已不通，衡陽到處是風聲鶴唳。抵桂後數日廣州又告淪陷。我祇好由桂飛香港再轉台灣。我來台任省立師範學院副教

授，是綸師老早替我接洽妥當的；由桂來台的旅費，是他代我籌措的。至於辦理入境各種手續，更麻煩他不少。來台後，我夫婦又住在他家，直到師院配給我宿舍為止。綸師對學生的愛護與幫助，真是無微不至，在現代社會裏從那兒可找到像綸師這樣的老師呢？

綸師教了我許多爲人的大道理，他認爲最重要的是道義。就以我自己的事爲例；我初到台灣的時候，台大數學系教員奇缺，爲此台大傳校長孟眞（斯年）親自到師院第一宿舍請管主任瘦桐（公度）到台大去兼課，順便也到我的寓所看我。因爲綸師曾在傳校長面前稱讚過我是一位有希望的青年，傳校長要我到台大作專任副教授，並答應配一戶較好的宿舍給我，面積是我所住師院宿舍的兩倍以上。試想：台大是國立，而且在當時是台灣唯一的大學，而師院則是省立；論宿舍，台大的好的多；論圖書設備，師院更無法與台大相比；至於名義與底薪，台大給予我的都不低於師院。在這種情形下，誰不願去台大？我曾爲此事請教綸師。他的指示是：爲我個人的利益與前途着想，當然去台大；但是師院由大陸延聘我來台，而當時的數學系管主任因爲系中情形特殊，迫切需要我的幫忙。綸師要我對此事的決定多加考慮。後來我決定仍留師院專任。但爲了答謝傳校長的好意，我每週在台大兼課八小時。綸師聽到我的決定後，表示非常欣慰。

最使我感到終生遺憾的是：綸師在世的最後一年，我們師生本可朝夕相處，因爲陰錯陽差，使我們分在國外與國內，以致他生病的時候我未能隨侍左右；他臨終的時候我更無法恭聆最後的遺言！我願引述綸師給我的親筆書以說明綸師對於學生是如何的愛護和體貼。至於我爲此內心所感到的愴惻却非筆墨所能形

容。民國四十五年春天我在康奈爾大學通過了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後，身體衰弱不堪，精神疲乏，常通夜失眠。我函稟綸師，打算回國。四月十二日綸師回信安慰我：

「吾弟現因精神不佳，決意回台，亦是上策……本院數學研究所圖書，足敷研究參考，以後在台致力研究工作，亦稱方便。如弟決意回國，即照回國計劃進行。我的經驗，事在猶豫不決之時最為痛苦，一作決定，心境立即爽快也……」

後來我的指導教授 Agnew 先生勸我，我很可能在一年內完成論文而獲得博士學位，數學系又已給予獎學金，經濟無問題，何不在美續留一年。我又開始猶豫，並稟告綸師。不料此後精神更壞，有一天陪朋友爬登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最上層的鐘樓，回寓後感到特別不舒服，當晚吐血，因此對留美感到灰心。第二天便告訴數學系主任及導師，我決定放棄獎學金返國。他們都替我惋惜。然後趕去紐約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會董事長胡適之先生辭行（我留美的第一年獎學金是該會給予的）。回康大後即將決定回國事稟告綸師，並將一部份行李送交海運。剛辦妥這些事情，即接到綸師的回信，知道他有前來康奈爾大學研究一年的可能。當時我感到痛苦萬分。本想對數學系說，我願改變返國的決定。但是我怕他們笑我出爾反爾，也怕獎學金已給予別人（我沒有積蓄，非有獎學金不能續留美國），因此並未改變原來的計劃。假如 Agnew 先生勸我之後，我多猶豫幾天才作決定；假如綸師的覆信能早收到幾天，即使我的身體再壞，我也會再留美一年。綸師給我的信是這樣寫的：

「……你於今夏返國之念又有變動，亦在情理之中，在年歲大的時候出國，都有這種情形，你在兩年之後才感到煩悶，已很不容易……依我之見，你的事不必思慮太多，第一要顧及身體的健康。第二，如延長在美時間，移民局沒有問題，經濟又不艱窘，即在美多住一年。如兩者有一有問題，即決定回來。思慮最足傷人，我深有此經驗。務望遇事向寬



周綸閣師民國四十六年春與長女公子光美小姐在密西根大學校園內合影。

處想，至盼至盼……去年病了一場，直到現在，身體似已復原，精神仍然不好。一年半來，無形中將研究工作擱置，常此下去，將不堪設想。最近此間美國大使館新聞處推薦我赴美研究一年，上星期有人來問我是否願意，擬到何處……當已答應，並云擬往康奈爾大學。此事尚須待美國國務院作最後決定，如可成功，而吾弟又暫不回台，與弟

在美相處一年，亦一快事。……」

綸師知道我無法改變歸計後，於六月廿七日又來信安慰我：

「……你已決定回國，甚好甚好。凡事在猶豫不決之時，最令人痛苦。既決定之後，即不必再作計較。我去美事，以前不能不告訴你。但此事能否成功尚不可知，即使成功，能否到康奈爾，此時亦不能斷定。世事多變，遇事祇能照合理處打算。既經決定，即往前做去，不必追悔……」

綸師在世的最後一年，我們師生本可有朝夕相處的機會，就這樣失之交臂了！

民國四十九年春天我再到康奈爾大學去完成我的博士學位。到校的第一天便去綸師生前的寓所去憑弔。當房東敘述綸師住在那兒過著如何簡樸的生活以及每天工作至深夜的情形時，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的內心更感到慚愧和追悔！

(六)

四十六年春，綸師以前的導師 Bossanquet 先生寫信告訴他：因為他所發表的有價值的數學論文已經很多，倫敦大學準備授予他科學博士學位（這種學位是給予在學術上貢獻很多的學者，非一般的 Ph.D. 可比）。爲了辦理這種手續，必須檢寄已發表的學術論文。他在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寫信給廣周兄（綸師的

侄兒)：「……寄論文前，可請李新民君核校一遍，看有無錯誤……」我將全部論文趕閱完畢，正準備付郵時，綸師在美逝世的噩耗便已傳來，我當時的哀痛實無法用筆墨形容。

綸師的學術論文共完成廿二篇，其中十九篇是在英國著名的數學雜誌上發表的。在全世界固然有不少傑出的數學家，但他們都是在圖書設備優良，生活安定，專心從事研究的情況下完成學術著作的。像綸師擔任過這麼多重要的行政工作，生活在極端動亂的時代，而家庭的負擔又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情形之下仍能完成這麼多篇重要的學術論文，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奇蹟。綸師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由美國寫給我的信上說：

「……如寫的順利，在來年六月我離開此地時，可望寫三篇文章……但一想到回國後又須為生活辛苦，為不相干的事煩惱，不知尚有時間容我安坐做學術工作否，不禁為之氣短。在此地看他們以學校為生活園地，除教書及做工作外，心無他想。我絕不相信我們的能力不及他們，祇因環境不同，造就遂異，能不浩歎！……等來年我回國之後，如我不擔任職務，有較多時間，我們可以合作寫點東西……」

讀了這段，真是感慨萬千。我們要到何年才能有像歐美那樣好的研究環境呢？

綸師除了發表學術論文外，曾經在台灣各報章雜誌上發表過十幾篇有關數學教育的文章。他爲了對中學數學教育的興趣，也爲籌措子女教育費用，曾寫了好幾冊高初中數學教科書。這對於綸師而言，固然犧

牲了不少他的研究高深學術的時間；但對於教育界而言，却嘉惠了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也促進了以後的數學教育的改革。

(七)

綸師所深愛的中大，經許多校友多方面的努力，終究在台復校了。現在規模雖小，但基礎已固，可以徐圖發展，可稍告慰綸師在天之靈。兩年前我已承乏中大校務，誓必全心全力為建樹母校而努力，祇要對母校有利，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除此以外，我更有何法報答恩師呢？

(選自中外雜誌十八卷五期六十五年十一月號)